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发现与实践挑战

郜书锴 陈曦

摘要：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从其诞生、发展到完善，始终都在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中不断前行。理论上的批判、实践中的挑战、学界的坚守共同构成了其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新新闻主义和公民新闻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次新闻运动。国际传播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也十分明显，消费主义与新闻专业之间消解与融合的过程也从未停止过。对于国内来说，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本土化”路径一直是当前建设新闻专业主义的重中之重。新媒体时代，各种自媒体终端得到广泛普及的趋势无疑是对新闻专业主义影响最大的因素。毫无疑问，新闻专业主义也将在危机与动荡中面临巨变。与之前所经历的数次变化不同，如今新闻专业主义所面临的巨变将会是颠覆性的。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新闻主义；公民新闻；自媒体

作者简介：郜书锴，男，教授，博士。（河南理工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焦作，454100）

陈曦，男。（河南理工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焦作，45410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1-0023-11

一、研究背景与样本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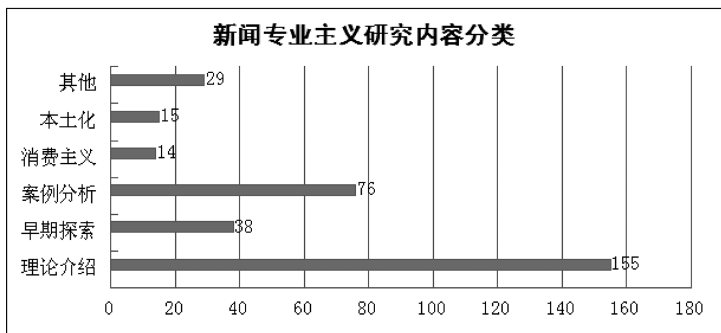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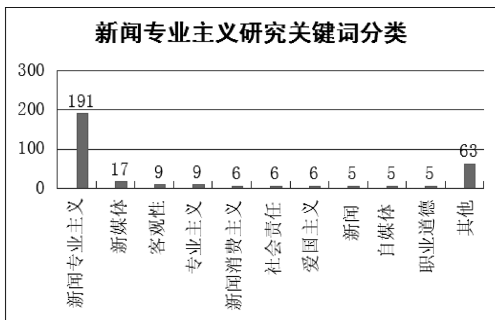
根据塔奇曼《做新闻》（Making News）的论述，“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具体概念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1]国内是由郭镇之教授最早使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从目前看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新闻专业主义概念本身都是一个常辩常新的学术主题，中西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热情都没有衰退的迹象，这从侧面也说明了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话题本身具有“实用”的现实价值。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探讨一直经久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从国际范围来看，围绕新闻专业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息过，^①而且近几年，伴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这种激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从国内范围来看，如何让新闻专业主义这个从西方传来的理论更好地与我国的新闻事业有机结合，克服种种“水土不服”的困难，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在国内学者心头的难题。因此，我们选此作为研究的题目，希望能为今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带来一些启发。基于此，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通过总结新闻专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发展历程中遇到的挑战，尤其是重点论述了最严峻的两次挑战，发现新闻专业主义在挑战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基本规律，由此在综述前人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大胆预测。

总的看来，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开展时间相对较晚。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我国的新闻思想进一步解放，国内学者对西方新闻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被逐渐引入到了国内。截止到2014年12月20日，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网上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题搜索共有327条结果，概括起来，我国新闻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研究主要分为几个方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发展进程的介绍；我国早期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通过具体案例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的分析；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作用；新闻专业主

① 争论的内容主要包括新闻客观性、媒体独立自主的地位、公民新闻等。

义如何更好地适应“本土化”的要求等。样本关键词分类和研究内容分类对比如下：



对于国外学者来说，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历史则更为悠久，上溯到西方商业报刊开始出现之时，新闻专业主义就一直是西方新闻学的核心内容。从美国三大商业报刊的出现到奥克斯接管《纽约时报》^①声称要创办一份“严肃的报纸”，再到《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②这份报告的问世，新闻专业主义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它所提倡的原则在西方新闻业界和学界意识中都一直根深蒂固，成为其实践活动和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则”。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一）作为契约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学研究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关于其具体的定义，话语不同，每个学者所下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学者陆晔、潘忠党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2]学者侯迎忠、赵志明将其定义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3]葛丰、吴洪霞又从市场话语的角度补充到：“它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4]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认同陆晔和潘忠党的定义。但无论如何界定，新闻专业主义已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遵守的神圣契约。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考古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中外乃至不同时期学者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海林称：“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后所基本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5]塔奇曼的观

① 世界著名报刊，1851年9月由雷蒙德在纽约创办。

② 哈钦斯委员会于1947年3月发表的研究调查报告。

点认为这一概念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1](156)} 黄旦教授认为：“新闻的专业主义的出现是为追求便士报之发展，19世纪60年代前后独立报刊之出现促成了其形成”。^[6] 学者吴越和胡翼青的研究表明，李普曼的思想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进步运动’的推进与一战的爆发，李普曼在社会的框架中对新闻进行思考，日益形成了自己对于民主的看法与观念，也随之诞生了其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7] 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思想雏形出现得更早，陈力丹教授在一篇最新的文章中提到，早在1690年莱比锡大学的一名叫波伊瑟的学者的一篇博士论文里就已经有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萌芽，“他不同程度地关注到报纸这一社会新事物背后的人类新闻传播特征、目的与需求、手段和道德分寸、报纸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确立了一些至今我们还在讨论的新闻学母题，特别在新闻价值、新闻真实、职业道德方面”。^[8]

然而，理论总是超前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其成长与付诸实践的土壤，因此，这些理论只存在于书本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党报逐渐衰落，三大便士报^①问世之后，学者的一些思想才真正得到了实践的机会。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

新闻业是否是一个专业？这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学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韦伦斯基认为，一个职业转变为专业，需要经过五个阶段：一是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二是建立起培训学校；三是形成专业协会；四是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五是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9] 戴维斯·卡尔认为专业主义的五个标准为：“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有特别的伦理维度，且其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等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10] 从这些学者提出的标准来看，新闻业是拥有符合一个专业所具备的条件的。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构成因素，我们比较赞同郭镇之教授的观点：“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的地位和独特作用。”^[11] 而这两个要素恰恰处于争论最核心的位置。具体而论，客观性理念诞生于美国三大便士报的诞生时期，商业报刊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标榜客观公正，报纸逐渐由“观点纸”变为“新闻纸”，由“故事模式”转为“信息模式”。从这之后，客观性一直是新闻界信奉的黄金准则，被称作“不死之神”，而客观新闻学也一直是新闻学的主流。而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的地位的思想意识则更是根植于西方存在已久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之中，在西方这些崇尚人权和自由的国度里，独立自由的理念拥有着大量使其茁壮成长的土壤，记者“无冕之王”^②与“第四阶级”^③的称呼是如此地震聋发聩，令人深思。

然而，新闻专业主义这些看似牢不可摧的原则，却在长时间的发展进程中遭到破坏；在具体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屡屡遭到抛弃和践踏；而在学术界，学者对其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下面，我们通过回顾新闻专业主义发展进程中遭受的最严重的几次挑战，来观察和剖析经受冲击后新闻专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三、新闻专业主义遭遇新新闻主义

（一）客观性遭遇学界批判

在新新闻主义诞生之前，新闻专业主义虽然也一直不断地遭到批判和质疑，但都无碍其在新闻界

① 三大便士报是本杰明·戴创办的《纽约太阳报》、贝内特创办的《纽约论坛报》、格里利创办的《纽约先驱报》。

② “无冕之王”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

③ 1774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伯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

的主流地位,“如果说社会学、文化学、组织学、批判学派等等的研究和揭示,使新闻专业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么,它同样也激起人们对专业主义的顽强固守,并试图给予它一个正确和适当的位置。”^[9]

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根基“客观性”的批判由来已久,一直持续至今。“1959年,在美国《新闻学季刊》春季号上,一位名叫肯·麦克罗里的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探讨客观性原理的文章,那标题着实令人吃惊: Objectivity Dead or Alive? 直译即《客观性原则是死是活》——这是一个何等典型而又严峻的提问。”^[12] 学界普遍认同,客观性难以摆脱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新闻记者的报道时不可能处在一个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扰的“真空环境”里。陆晔教授认为:“在新闻事实的择取过程中,个人价值观的必然渗入,将媒介与事实隔开的社会机制等种种干扰因素始终存在。”^[13] “建构主义认为新闻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实践中又因为新闻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偏见的干扰,而难守客观性”,^[14] 吴飞教授如是说。

学术界的批评之声铿锵有力,但这种批判只是局限于思想之间的碰撞,并无法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客观性构成较为实质性的威胁,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盛行的“新新闻主义”则真正地动摇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根基——客观性原则。

(二) 新新闻主义的盛衰与影响

“新新闻学”又名“新新闻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处于极度的思想空虚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美国年轻人反对主流文化,寻求不同。“这样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在颠覆传统,而出现在新闻界的新生儿就是新新闻主义”。^[15] 新新闻主义与客观新闻学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不同即为具体的报道方式的差异。“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16] 这种新型的新闻理论在当时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美国社会受到了许多人的热捧。“新新闻主义在反传统反正统、否定权威怀疑理性的社会背景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极大的成就。”^[17]

新新闻主义作为这时兴起的一个新闻理论流派,公然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分庭抗礼,极力批判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作为这一流派的领导者,汤姆·沃尔夫与E·W·约翰逊合作出版了《新新闻主义》(论选集),该著作真正奠定了新新闻主义的理论基础。

而在新闻实践的层面上,新新闻主义的“入侵”同样十分明显。关于20世纪中叶最早新新闻主义代表作的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是1952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莉莲·罗斯撰写的《影片》一文;^[18] 也有人认为是1962年盖伊·塔利斯发表于《绅士》杂志上的一篇关于“一个青春渐逝的体育明星的私生活”的报道。^[19] “沃尔夫的尝试启发了很多人,如后来成为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的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和亨特·汤姆逊等,他们的主阵地是《绅士》、《滚石》、《纽约客》、《乡村之声》等杂志。”^[20]

新新闻主义的兴起几乎造成了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最大危机,然而在经历了近乎十年的动荡之后,这次激进的新闻运动带来的浪潮逐渐归于平静。“70年代后,新新闻主义在反对呼声中逐渐销声匿迹,这成为了新闻史上的一大奇观,从来没有一种新闻理论在短短十年内戏剧化地由盛转衰。”^[20] 而后1983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库克造假写成的作品《吉米的世界》获得了那一年普利策新闻奖,事情被曝光之后,人们对新新闻主义的弊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于自身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新新闻主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颠覆新闻专业主义的地位,但该新闻理论流派足以在新闻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客观上又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它使人们更加理性地去看待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使越来越多的新闻人学会辩证看待“客观性”原则的基本信条。“鉴于此,美国学者赫伯特·阿尔休特在《权力的媒介》一书

中，通过对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批判了‘客观性法则’作为现行制度工具的种种弊端，并认识到若不动摇维系美国根本制度的信仰及价值观念，‘客观性’是无法真正达到的，而且只会是维护现行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的‘客观’。”^[21]“我们并不是要由此走向对新闻客观性的否定，而是充分认识新闻客观性与人的价值关系的复杂性，探讨实现新闻客观性价值的有效途径”，^[12]单波教授如是说。约翰·霍洛韦尔说：“通过表露个人倾向的观点，新新闻主义者为了一个更高的‘客观性’而努力。他通过公开承认他自己有偏见来力图戳穿任何报道都可以客观的神话。”^[22]罗以澄教授认为：“客观性新闻认为新闻叙事的功用在于像镜子一样映照和认识‘真实’，而新新闻主义者只相信一种不可把握的真实——情绪的感觉的真实。他们希望这种真实为人们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让你直接看到事实而非看见镜中的虚像。”^[23]

四、新闻专业主义再遇公民新闻的挑战

（一）公民新闻的产生、发展和影响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面向大众发布信息的工具，一个新兴的新闻形式——公民新闻应运而生。

关于公民新闻出现的具体时间，没有人能够十分准确地界定。邵培仁教授认为：“我们通常认为2000年ohmynews^①网站的建立，意味着公民新闻的正式亮相。”^[24]公民新闻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维基百科上对公民新闻的定义为：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25]美国新媒体专家马克格·拉泽认为：“公民新闻就是让没有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网络全球传播的特点来创作新闻信息，在为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增加新的素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和检验。”^[26]还有观点认为，公民新闻是指一个或一群公民收集、报道、分析、散播新闻和资讯的积极行动，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独立地、可信地、准确地、广泛地切合需求的资讯。^[27]我们较为认同维基百科对公民新闻的定义，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公民集体参与生产的结果。

公民新闻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会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多大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公民新闻会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较为明显的冲击。极端的代表是公民新闻的“旗手”吉尔默，他认为由于人类都有主观倾向，都有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都会带到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来；他主张放弃客观性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用在公民网上更有新意和实际操作性的“公平、详尽、准确、公开”四项原则取而代之，同样可以达到高质量新闻报道的目标。^[25]公民新闻带来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对传统媒体乃至传播模式的挑战。2006年，传媒大亨默多克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权力正从我们这个行业的旧式精英——编辑、首席执行官和媒体所有者那里转移出去，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28]张羽教授说道：“不管怎样，我们决不可否认这样的事实：‘公民新闻’已经对传统媒体‘传-受’模式发起挑战甚至构成颠覆之势。”^[29]刘丹凌教授认为：“新媒介技术推动了新型传播交往关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微博等为代表的非专业型新闻生产撼动了科层式的新闻传媒机构，使专业传媒机构的专属权力扩散化、弱化”。^[30]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公民新闻带来的这些改变将使新闻专业主义面临危机和困境。“‘公民记者’的大量涌现也颠覆了传统新闻的定义，代之以‘主观化、个性化、去中心化’的新闻表达，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着危机与挑战”，^[31]李春雨教授说道。“在已经到来的自媒体时代和即将到来的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着一些困境，需要找到新的出路，用以

① 2000年在韩国创办，现在是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网站。

指导发展变化着的新闻实践。”^[32]

（二）学界对公民新闻的普遍态度

尽管面临挑战，但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未来存在和发展前景普遍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他们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公民新闻虽然会对整个新闻业造成冲击，但从各个方面考虑，这些冲击并不足以威胁到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面对这种新的变化，新闻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对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呼唤。”^[31]王晴川教授认为：“人人都是记者”不会导致记者职业的消亡，反而会使新闻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得到大众化普及。”^[32]吴飞教授认为：“新媒体的出现，社交网络的发达，不但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终结者，而且是更有力的维护者。”^[33]胡翼青教授更是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划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角色两个维度并进行十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这些挑战不足以直接威胁到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如果说这些挑战真的存在，那只能说明原有的新闻业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或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后者从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被折射出来并加以放大。”^[34]

五、新闻专业主义在多重压力下的命运

（一）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破坏

学者们对于国家干涉新闻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早期的传播学著作中，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和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国家利用新闻做宣传等方面的内容。在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领域，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具体新闻实践的情况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美国记者和媒体的定位在和平时期可以是相对中性的，但一旦涉及美国参加的战争报道，媒体的倾向性必然要充分体现出来。”^[35]

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同样会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在2008年发生的“藏独”事件中，西方媒体的带有偏见的虚假报道的行为同样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国际传播中西方媒体所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已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客观原则，成为传播偏见、捏造事实的一个工具。”^[36]由此可见，西方媒体在这些报道中已经完全失去了新闻报道“中立性”和“客观性”，严重违背了他们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37]

从目前看来，尤其在国际传播的领域，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这些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作用始终无法避免。“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全球化，为不受国界限制的共同体服务的其他报纸和电子媒介也会兴起。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将不得不遇上这种情形（即媒介仍然要服务于特定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除非发生某些事情，消解了家族、地缘和共同传统，以至于民族主义和部落文化的力量在全世界衰落下去。”^[38]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发挥的作用要远远低于人们对它的预期。

（二）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与融合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新闻业从其诞生时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的属性，而伴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也愈加明显。“现代社会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新闻消费主义与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似乎越来越激烈，但它们又表现出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复杂关系。”^[39]

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新闻媒体的全方位冲击。“大众传媒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已引起媒体的媒介观、受众观、评判标准以及传播方式与功能作用的变化，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40]这些冲击对新闻专业主义影响更多体现的则是一种负价值。“媒介消费主义对受众和经济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媒介自身来说，却是一种消解和破坏力量。”^[41]新闻媒体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身原则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也是新闻界一直对消费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的原因。但同时，只是

单纯地批判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二者也并非不可共存，除了消解之外，二者还有融合的趋势。消费主义的商业逻辑不排斥专业主义，专业主义的理念又必须面对市场。^[42]“新闻消费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必然会在彼此消解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消解的客观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合理运用条件科学地转化矛盾。”^[4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主义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商业社会继续存在，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和融合便会一直继续下去。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融合的途径，最大限度上规避二者碰撞后产生的负价值，是学者当下需要去破解的一个难题。这种难题具体体现在操作层面，即为新闻媒体在采写新闻时要兼顾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实践

对于我国研究新闻的学者来说，如何将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西方的舶来品实现“本土化”的改良一直是当前重中之重的问题。正如郜书锴教授所说：“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改革和传媒业遭遇诸多困境，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主张显得尤为重要。”^[44]

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协调在我国立足已久的党派主义的“喉舌论”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党管的新闻媒体作为宣传主体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改变，许多市场化的媒体淹没在追逐利益的大潮之中，在政治宣传体制和商业传媒体制的双重制约下，新闻专业主义只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2] 这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如何将他们合理地安排在同一个框架之内，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努力探索一番。史安斌教授认为：“党派主义和专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在新闻理念和媒介话语的革新中，要对党派主义的传统做出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它不应当成为革新的障碍，而应当成为创新的源泉。”^[45]在推行“本土化”的历程中，有两个成功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即《南方周末》和《财经》，这两者也自然成为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南方周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很好地将本土存在的宣传为主的“喉舌”属性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新闻报道方式，为国内的其他媒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南方周末》‘追求真相、多方求证、客观平衡’的新闻操作手法体现新闻专业主义。这证明，作为服务于既定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多与新闻实践相勾连而少涉新闻理念，即通俗所讲的专业主义为用。”^[46]学者刘新利认为：“她（《南方周末》）的新闻专业主义又不是照搬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而是建立在民生主义基础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47]《南方周末》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成绩，正在支撑其在产业领域发展的基础，并将在新媒体时代以其强大的力量，呈现不可替代的价值。^[48]

胡舒立的《财经》同样也备受学者们的推崇，《财经》之所以能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刊物，这与胡舒立本人所拥有的十分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密不可分。“胡舒立认为，记者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和独立，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49]在胡舒立的努力下，《财经》在国内成为了“客观公正”的代名词，是中国其他报刊学习的榜样。“《财经》坚持‘记载历史’和‘摆事实’，冷静客观不仅是其写作风格，也是它对记者的要求。”^[50]虽然后来，胡舒立不再担任《财经》的主编，但她所留下的印记在如今的《财经》上依然清晰可见。

六、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前景

如今，在科技的推动下，各种自媒体终端迅速发展，尤其是公民新闻强劲发展的背景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趋势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命题。而从目前看来，各方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趋势大都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普遍的观点是：在公民新闻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无论是专业媒体亦或是非专业的公民新闻毫无疑问的都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调节作用,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地位会得到更为坚实的巩固。

(一) 新闻专业本身的发展前景

如果把一个专业看作一个场域的话,那么这个场域的界限,或者说是限制外人随意出入的门槛就是这个专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旦门槛消失,任何人都能够随意出入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专业已经被消解了。那么,新闻专业最基本的门槛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对能够大规模传递信息的大众媒体的接近和使用的权利,这是目前新闻专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要素。然而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掌握和使用大众媒体传播信息了,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业本身应该如何生存?学者们给出的普遍答案是:信息的质量。只有拥有较高的业务技能的专业人士才能够传递出高质量的新闻,而这是万千普通公民都无法做到的。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新闻专业本身还是未遭遇到实质性的挑战,但我们认为,高质量的新闻并不能完全确保新闻业今后的生存空间,原因如下:

(1) 信息的质量不能成为确保新闻业安全的“绝对门槛”。在网络尚未普及之前,对大众媒体的“垄断”是新闻业得以存在的“绝对门槛”,对于任何人来说,无法拥有对大众媒体的接近和使用权就意味着没有任何进入新闻专业这个场域的可能性。而信息的质量则不存在这种绝对性,一个普通人,在经历一段时间专业的新闻技能的培训之后,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去传播高质量的信息,这就意味着,一个普通的公民可以拥有发布高质量的公民新闻的能力。现在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去推行媒介素养的教育,这毫无疑问会提高公民新闻的质量。伴随着公民新闻质量的不断提高,新闻专业本身的生存空间会不断被压缩,因此,信息本身的质量不能成为新闻专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2) 高质量信息的需求不容乐观。如今时代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会越来越追求信息的时效性。因此,简短、快速的信息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信息消费习惯的,建立在自媒体发布信息基础上的公民新闻毫无疑问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捧,而对于专业媒体提供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等高质量的新闻来说,虽然这种信息质量极高,对社会意义重大,但这种新闻篇幅巨大,且时效性较差,越来越与大多数人信息消费习惯脱离,社会对于这种新闻的需求量自然也会缩减。

现在,专业媒体都对自己的员工提高了要求,目的在于把自己的记者都培训为掌握多种技能,更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全媒体记者”。正所谓“技多不压身”,媒体也希望以此来提高进入新闻业的门槛。然而仔细分析发现,媒体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时代发展潮流相违背的,科技的进步在于分化而不是集中,新闻报道的整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是“分权”,这也就意味着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报道需要更多的人的参与,而并非单纯依赖于个人出色的新闻技能。毫无疑问,依托于万千公民记者的公民新闻在这方面更具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像现代新闻业这种对科学技术过于依赖的专业,伴随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以及高科技不断的“平民化”的过程,它的萎缩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认为,新闻业本身的生存空间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小,那么伴随着新闻专业的萎缩,新闻专业主义本身必然也会伴随着其物质基础的变化而经历十分剧烈的动荡。

(二) 杜威与李普曼的世纪激辩

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堪称伟大的世纪辩论,即杜威和李普曼关于媒体在国家民主中发挥的作用而展开的一场激辩,这场思想的碰撞意义深远,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从这两位巨人的观点之中获得重大启示。

杜威的民主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参与式民主观,他坚持广大公众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并以此来影响和决定关于公共事务的重大决策;李普曼的民主观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英式的民主观,他认定关于重大问题的决策应该交予一部分有着较高教育背景的精英人士,而并非广大的公众。在这种观点的差异背景之下,两人对大众媒体在国家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观点也是截然不同的。杜威

坚持大众媒体应赋予广大公众参与讨论的权利，而李普曼则认为大众媒体应由精英来掌握，以便能够更好地引导公众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安定。在当时看来，李普曼的观点似乎是占据了上风。从理论层面来讲，杜威的参与式民主需要的是一群关心公共事务的理性的公众，而广大公众似乎达不到理性的标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当时的社会也没有赋予广大受众话语权的条件。

这场讨论对新闻界的巨大影响就体现在我们坚持了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蕴涵着李普曼精英式民主的基本特征。我们一直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强调大众媒体要为广大公众负责，去引导他们更好地生活，这实际就是把自己和公众区别开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式的俯视视角来看待公众的行为。

然而，新时期自媒体的迅速发展让对大众媒体的接近和使用的权利逐渐地分散到了广大公众的手中，这让我们有了去实践杜威参与式民主的可能性。公民新闻正是这种实践的产物，虽然照现在来看，广大公众依然未能达到理性的标准，在自媒体环境中，人们对一些花边性质的软新闻的关注度要远远大于公共事务，新闻娱乐化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与杜威的理想相距甚远，但我们认为，随着各国对自己公民的媒介素养的教育不断的推行，公民新闻会越来越接近杜威心中的“思想商人”或“信息托拉斯”。

（三）对新闻专业主义发展趋势的推测

从历时性维度观之，新闻专业主义已经发生巨变，而且还必然会发生新的巨变。我们大胆推测，新闻专业主义会分裂在两个领域之内，并且两个领域中的新闻专业主义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

一个是公民新闻领域内的新闻专业主义，现在，公民新闻的发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公民新闻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调节作用，然而建立在专业新闻基础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显然不适合去调节公民新闻的实践活动，因此，公民新闻领域会在原先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种符合公民新闻的基本理念，这种新闻理念会更多地体现出杜威参与式民主的特征，它会更加强调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强调公民独立理性地去思考问题。同时，它也会十分重视普及提高普通公民的新闻专业技能，以利于提高公民新闻的报道质量。

另一个则是专业新闻领域内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个领域内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原先的会有很高的相似度。但它会拥有两个较之以前明显不同的特征，一个是对广大公众责任感的逐渐淡化，出现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民的理性度不断提高，对专业媒体引导作用的依赖度逐渐降低，广大民众越来越能够独立自主地对新闻报道做出合理的判断。第二个则是商业性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在现在就可以一窥端倪。2010年，美国著名的新闻学院梅迪尔新闻学院决定将学院的名称改为“梅迪尔新闻、媒介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西北大学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海瑞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商业利益臣服的标志。^[51]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下，商业对新闻的“入侵”会更加明显。前面我们也已经讨论过，伴随着公民新闻的不断发展，专业新闻的生存空间会不断受到挤压，而生存压力本身就会促使他们对经济利益追求的欲望愈发的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要素会被逐渐地消解，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重构为一种更加具有商业属性特征的基本新闻理念。

以上趋势是我们根据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律推断出来的，是未来新闻业和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总的前进方向，尽管对专业新闻将来发展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新闻还不能够完全取代专业新闻，尤其在报道一些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①方面，专业新

①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将其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

闻组织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观原因是公民新闻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科技普及的程度,而各种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普及依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同时,提高万千公民的媒介素养同样需要较长的时间;客观原因在于各种外在力量会千方百计地延缓这个过程,政治势力十分依赖于媒体的宣传力量,他们会采用各种强制手段去阻挠话语权的分散,而商业势力则会想尽办法去垄断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实现打压公民新闻、维持自身的经济利益的目的。

同时,新闻专业主义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同样无法取代,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人士,都应该继续对新闻专业主义保持重视,同时,还应该对未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发展趋势保持关注,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以适应新闻业发展的需要。新老媒体正面交锋将会空前激烈,专业新闻组织依然会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公民新闻则会通过多样的视角以及在时间上“见缝插针”的碎片式的呈现与之抗衡。新闻专业主义势必也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更为激烈辩论的洗礼。在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的决战场上,究竟双方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七、结 论

由是观之,围绕着新闻专业主义的争论从其诞生到发展至今一直都尚未停息,理论上的批判与实践中的挑战一直在对新闻专业主义起着消解作用,而学者们顽强地维护和确立着其地位,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破与立中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不论是之前对“客观性”、“独立自主的地位”的质疑和批判,亦或是对新新闻主义的盛行和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指责,这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都集中于上层建筑层面,而对新闻专业本身并无太大影响。无论具体新闻写作方式的改变,还是对新闻基本特征看法的改变,所有改变的指向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新闻专业的生存,都是为了稳固新闻专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新闻专业的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处于理论层面的新闻专业主义不会经历颠覆性的变化。然而,迥异的是自媒体的发展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则是颠覆性的,它对新闻专业本身起着根本性的消解作用,从而改变了新闻专业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伴随着新闻专业的变化,新闻专业主义所经历的巨变和正要经历的巨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 [1] 盖伊·塔奇曼. 做新闻 [M]. 麻争旗, 刘笑盈, 徐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56.
- [2] 陆晔, 潘忠党. 成名的想像: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J]. 新闻学研究, 2002 (4).
- [3] 侯迎忠.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 [J]. 当代传播, 2003 (4).
- [4] 葛丰, 吴洪霞.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4).
- [5] Halin D C.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American News Media [A]. in James Curran & Michea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M]. London New York: Ar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s, 1999: 219.
- [6] 黄旦. 传者图像: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9-20.
- [7] 吴越, 胡翼青. 李普曼新闻专业主义观溯源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5-16 (A08).
- [8] 陈力丹. 回到最早的新闻学博士论文——读 1690 年托俾厄斯·波伊瑟《关于新闻报道》[J]. 现代传播, 2012 (10).
- [9] 黄旦.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 (2).
- [10] David Carr.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 [A]. in Frederick Elliston & Peter McCormick (Eds.),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26.
- [11] 郭镇之. 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 [J]. 国际新闻界, 1999 (5).
- [12] 单波.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 [J]. 现代传播, 1999 (1).
- [13] 陆晔. 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 [J]. 新闻大学, 1994 (1).
- [14] 吴飞. 迷思与坚守——反思新闻客观性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9).

- [15] 罗以澄, 胡亚平. 挑战现实理性 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 [J]. 现代传播, 2004 (2).
- [16] 芮必峰. 论新新闻学 [J]. 潍坊学院学报, 2002 (2).
- [17] 廖声武. 新新闻主义的潮起潮落 [J]. 传媒观察, 2003 (2).
- [18] 程道才. 西方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实践意义 [J]. 当代传播, 2004 (2).
- [19] 吴继善. 心态新闻学 [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66.
- [20] 徐孜望. 新新闻主义研究: 理论沿革、历史贡献及发展趋势 [J]. 前沿, 2008 (12).
- [21] 陆晔. 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 [J]. 新闻大学, 1994 (1).
- [22] 约翰·霍洛韦尔. 非理性小说的写作 [M]. 仲大军, 周友阜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32.
- [23] 罗以澄, 胡亚平. 挑战现实理性 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 [J]. 现代传播, 2004 (2).
- [24] 邵培仁. 市民新闻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应对 [J]. 新闻界, 2004 (4).
- [25] 范东升. 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 [J]. 国际新闻界, 2006 (1).
- [26] 蔡雯, 郭翠玲. 公民新闻的兴起与传统媒体的应对——对西方新闻传播变革的观察与分析 [J]. 新闻战线, 2009 (9).
- [27] Bowman S, Willis C.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ed. by. J. D. Lasica,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2003: 7.
- [28] 李渊. 直面博客冲击波 [N]. 人民日报, 2006-03-29 (7).
- [29] 张羽, 赵俊峰.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 [30] 刘丹凌.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 [J]. 中州学刊, 2012 (1).
- [31] 李春雨. 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J]. 绥化学院学报, 2013 (2).
- [32] 王晴川. 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6).
- [33] 吴飞. 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 ——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 [J]. 新闻记者, 2013 (3).
- [34] 胡翼青. 自媒体力量的想象: 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J]. 新闻记者, 2013 (3).
- [35] 陈一. 美国战争报道中缺失的新闻专业主义——从阿内特被解雇说起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 (3).
- [36] 李彦冰. 试析国际传播语境下西方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以西藏事件为例 [J]. 东南传播, 2008 (12).
- [37] 邵挺. 从西方媒体对华歪曲报道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J]. 新闻知识, 2008 (7).
- [38] 王希. 民主的非民主化 [J]. 读书, 1999 (10).
- [39] 方苏, 张薇. 新闻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 [40] 邹晓晓, 何川. 新闻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 [J]. 中国传媒科技, 2012 (12).
- [41] 李平根. 新闻专业主义对媒介消费主义的让位——表现与原由 [J]. 东南传播, 2007 (5).
- [42] 李森. 博弈共存: 新闻专业主义与消费主义溯源及关系思考 [J]. 科技文汇, 2008 (3).
- [43] 孙华. 新闻消费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博弈 [J]. 新闻传播, 2008 (9).
- [44] 郜书锴. 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主张——兼评吴飞教授的新作《新闻专业主义研究》[J]. 新闻记者, 2010 (8).
- [45] 史安斌. 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3.
- [46] 李渊航. 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 [J]. 新闻知识, 2010 (5).
- [47] 刘新利. 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解析《南方周末》的“5. 12”大地震报道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 [48] 向 熹. 《南方周末》: 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 [J]. 传媒, 2010 (7).
- [49] 林北方. 胡舒立和新闻专业主义 [J]. 南方人物周刊, 2008 (19).
- [50] 陈阳. 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之比较——以《南方周末》和《财经》为个案 [J]. 国际新闻界, 2008 (8).
- [51] 李宜逢. 媒体产业运营方略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76.